

春秋戰國異辭

十



詳校官編修臣  
曹錫齡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錄監生臣連彭年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戰國異辭卷十五

右春坊右諭德陳厚耀撰

齊

桓公上

桓公元年齊君無知游於雍林

賈逵曰渠丘大夫也  
左傳作雍廩穀無知杜

預曰雍廩齊大夫此云游于雍林蓋以雍林為邑名

賈云渠丘大夫者或雍林為渠丘之大夫也

雍林

人嘗有怨于無知及其次往游雍林人襲殺無知告齊大

夫曰無知殺襄公自立臣謹行誅惟大夫更立公子之當立者惟命是聽初襄公殺魯桓公通其夫人殺誅數不當淫于婦人數欺大臣羣弟恐禍及故次弟糾奔魯其母魯女也管仲召忽傅之次弟小白奔莒鮑叔傅之小白母衛女也有寵於僖公小白少善大夫高傒及雍林殺無知議立君高國先陰召小白于莒魯聞無知死亦發兵送公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鈎小白佯死管仲使人馳報魯魯送糾者行益遲六

日至齊則小白已入高傒立之是為桓公桓公之中鈞佯死以誤管仲也已而載溫車中馳行亦有高國內應故得先入立發兵距魯秋敗魯兵于乾時掩絕魯歸道齊遺魯書曰子糾兄弟弗忍誅請魯自殺之召忽管仲仇也請得而甘心醢之不然將圍魯魯人患之遂殺子糾于笙瀆召忽自殺管仲請囚桓公之立心欲殺管仲鮑叔牙曰臣幸得從君君竟以立君之尊臣無以增君君將治齊即高傒與叔牙足也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

不可夷吾所居國國重不可失也於是桓公從之乃佯為呂管仲甘心實欲用之管仲知之故請往鮑叔牙迎受管仲及堂阜而脫桎梏齊祓而見桓公桓公厚禮以為大夫任政桓公既得管仲與鮑叔隰朋高傒脩齊國政連五家之兵設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祿賢能齊人皆說史齊世家

管子大匡公孫無知虐于雍廩雍廩殺無知桓公自莒先入魯人伐齊納公子糾戰于乾時管仲射桓公

中鈞魯師敗績桓公踐位於是叔魯使魯殺公子糾  
桓公問于鮑叔曰將何以定社稷鮑叔曰得管仲與  
召忽則社稷定矣公曰夷吾與召忽吾賊也鮑叔乃  
告公其故圖公曰然則可得乎鮑叔曰若急召則可  
得也不亟不可得也夫魯施伯知夷吾為人之慧也  
必將令魯致政于夷吾夷吾受之則彼知能弱齊矣  
夷吾不受彼知其將反于齊也必將殺之公曰然則  
夷吾將受魯之政乎否也鮑叔曰不受夫夷吾之不

死糾也為欲定齊國之社稷也令受魯之政是弱齊也夷吾之事君無二心雖知死必不受也公曰其於我也曾若是乎鮑叔對曰非為君為先君也其於君不如親糾也糾之不死而况君乎君若欲定齊則亟迎之公曰恐不及奈何鮑叔曰夫施伯之為人也敏而多畏公若先反恐注怨焉必不殺也公曰諾施伯進告魯君曰管仲有急其事不濟今在魯君其致魯之政焉若受之則齊可弱也若不受則殺之殺之以

說於齊也與同怒尚賢於己君曰諾魯未及致政而  
齊之使至曰夷吾與召忽寡人之賊也今在魯寡人  
願生得之若不得也是君與寡人賊比也魯君問施  
伯施伯曰君與之臣聞齊君惕而亟驕雖得賢庸必  
能用之乎及齊君之能用之也管子之事濟也夫管  
仲天下之大聖也今彼反齊天下皆鄉之豈獨魯乎  
今若殺之此鮑叔之友也鮑叔因此以作難君必不  
能待也不如與之魯君乃縛管仲與召忽管仲謂召

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吾不蚤死將胥有所定也  
今既定矣令子相齊之左必令忽相齊之右雖然殺  
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子為生臣忽為死臣忽也  
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可謂有死臣矣子生而  
霸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死者成行生者成名  
名不兩立行不虛至于子其勉之死生有分矣乃行入  
齊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此與國語文大別君子聞之曰召  
忽之死也賢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或曰

襄公逐小白小白走莒三年襄公薨公子糾踐位國人名小白鮑叔曰胡不行矣小白曰不可夫管仲知召忽彊武雖國人名我我猶不得入也鮑叔曰管仲得行其知於國國可謂亂乎召忽彊武豈能獨圖我哉小白曰夫雖不得行其知其衆豈不足以圖我哉鮑叔曰夫國之亂也智人不得作內事朋友不能合摶而國乃可圖也乃命車駕鮑叔御小白乘而出於莒小白曰夫二人者奉君令吾不可以試也乃將下鮑叔履其足曰事之

濟也在此時事若不濟老臣死之公子猶可免也乃行至於邑郊鮑叔令車二十乘先十乘後曰事之濟也聽我令事之不濟也免公子者為上死者為下吾以五乘之實距路鮑叔乃為前驅遂入國遂公子糾管仲射小白中鈞管仲與公子糾召忽遂走魯桓公踐位魯伐齊納公子糾而不能

呂覽責韋國人殺無知未有君公子糾與公子小白皆歸俱至爭先入公家管仲扞弓射公子小白中鈞

鮑叔御公子小白僵管子以為小白死告公子糾曰  
安之公子小白已死矣鮑叔因疾驅先入故公子小  
白得以為君鮑叔之智應射而令公子小白僵也

韓子

說林下

公子糾將為亂桓公使使者視之使者報

曰笑不樂視不見必為亂乃使魯人殺之

呂覽

順說

管子得于魯魯束縛而檻之使役人載而

送之齊其人謳歌而引管子恐魯之止而殺已也欲

速至齊因謂役人曰我為汝唱汝為我和其所唱適

宜走役人不倦而取道甚速管子可謂能因矣

韓子

外儲左

管仲束縛自魯之齊道而饑渴過猗烏封

人而乞食烏封人跪而食之甚敬封人因竊謂仲曰  
適幸及齊不死而用齊將何報我曰如子之言我且  
賢之用能之使勞之論我何以報子封人怨之

桓公自莒反于齊使鮑叔牙為宰鮑叔辭曰臣君之庸  
臣也君有加惠于臣使臣不凍餓則君之賜也若必治  
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管

夷吾者五寬惠愛民臣不如也治國不失柄臣不如也

忠信可結于諸侯臣不如也制禮義可法于四方臣不

如也介胄執枹立于軍門使百姓皆加勇臣不如也

以上以

鮑叔薦管仲語亦見  
韓詩卷十而語小異

夫管仲者民之父母也將欲治其

子不可棄其父母公曰管夷吾親射寡人中鈎殆于死

今乃用之可乎鮑叔曰彼為其君也君若宥而反之其

為君亦猶是也公曰為之奈何鮑叔曰君使人請之魯

公曰施伯魯之謀臣也被知吾將用之必不吾予鮑叔